

永远的『唐土』

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

丁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永远的“唐土”

——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

丁 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丁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301-26835-3

I. ①永… II. ①丁… III. ①日本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平安时代(794～1192)
IV. ①I313.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5142号

书 名	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 YONGYUAN DE “TANGTU”——RIBEN PING’ ANCHAO WUYU WENXUE DE ZHONGGUO XUSHU
著作责任者	丁 莉 著
责任编辑	兰 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835-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4印张 400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本书是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752001)结项报告基础之上完成。出版获得2013—2014年度北京大学卡西欧奖教金出版资助奖和2015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目 录

序章	1
一、永远的“唐土”	1
二、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	7
三、本书关注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10

第一部 物语中的“唐土”

第一章 “渡唐物语”中的遣唐使与遣唐使的“渡唐物语”	17
一、“渡唐物语”中的遣唐使	17
二、遣唐使的“渡唐物语”：《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33
第二章 入宋僧的“渡唐物语”与“对中国意识”	48
一、裔然	49
二、寂照	53
三、成寻与《参天台五台山记》	59
第三章 《宇津保物语》的“唐土”	68
一、“渡唐物语”的前奏曲：《竹取物语》与遣唐使	68
二、《宇津保物语》与遣唐使	71
三、物语中的“波斯”与“唐土”	77
四、第一部“渡唐物语”的意义和特点	80
第四章 《滨松中纳言物语》的“唐土”	87
一、建构想象的资源与基础	87
二、唐土想象与写作	92
三、想象与书写反映的文化心理	99

第五章 《松浦宫物语》的“唐土”	104
一、建构想象的基础与资源	104
二、异域想象与唐土形象	110
三、藤原定家的唐土憧憬和大国小国观	116
终 章	120
一、“渡唐物语”的主人公们	120
二、“异域之眼”	122
三、“异域想象”与唐土形象	124

第二部 物语中的“唐物”与“唐文化”

第一章 “唐物”与“唐文化”	131
一、何为“唐物”?	131
二、“唐文化”的概念	143
第二章 《竹取物语》的异国方物	147
一、“佛之石钵”	148
二、“蓬莱之玉枝”	152
三、“唐土之火鼠裘”	156
第三章 《宇津保物语》的“唐物”与“唐文化”	161
一、丰富多彩的“唐物”及其来路	161
二、充溢“唐物”的建筑	165
三、“唐物”的使用和赠予场面	169
四、“唐文化”:权威、典范和标准	173
第四章 《源氏物语》的“唐物”与“唐文化”	176
一、丰富的“唐物”	176
二、“唐物”与人物形象	191
三、三种文化符号的多重对比和映照:唐土、高丽与大和	207
终 章	219
一、“唐物”:富贵荣华、高雅优美的象征	219
二、“唐文化”:权威、典范和标准	221
三、“唐”与“和”的并列、对比和互动	222
四、三种文化符号:唐土、高丽与大和	224

第三部 物语中的中国故事

第一章 平安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受容	229
一、引用与化用	229
二、翻译与翻案	231
三、直接翻案与间接翻案	235
第二章 《今昔物语集》和《唐物语》之前的受容基础	237
一、上阳人的故事：“打窗声”	237
二、王昭君的故事：“胡角一声霜后梦”	243
三、杨贵妃的故事：“浅茅原野上，唯有秋风吹”	256
第三章 《今昔物语集》的中国故事及受容特点	262
一、上阳人的故事：追悔莫及的皇帝	262
二、王昭君的故事：思恋昭君的皇帝	264
三、杨贵妃的故事：明白“道理”的皇帝	267
第四章 《唐物语》的中国故事及受容特点	274
一、上阳人的故事：与杨贵妃争宠？	274
二、王昭君的故事：从“不贿赂”到“被嫉妒”	277
三、杨贵妃的故事：“人非木石皆有情”	281
终 章	301
一、上阳人故事的嬗变	301
二、王昭君故事的嬗变	303
三、杨贵妃故事的嬗变	305
四、小结	307
结语	309
参考文献	312
附录：引用文献日文原文	327
后记	373

序 章

一、永远的“唐土”

“唐土”是古代日本对中国的称呼，也冠于中国传来的物品之上，例如“唐土船”“唐土书”等。^①不仅是物品，称呼中国人也使用“唐土人”“唐人”的说法。

古代日本人普遍有一种“唐土”情结，唐朝907年灭亡，中国进入宋、元、明朝之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依然是“唐土”。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的典籍中依然称中国为“唐”“唐土”，称中国人为“唐人”，反映了“唐土”^②在日本人心中的永恒地位。

唐朝前后绵延近三百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形成的时期，对日本人来说则是一个学习和输入典籍文化的时期。先后成行的十九次遣唐使跨海航行，将大量的典籍文物带回日本，使得日本视唐为文明的典范，致力于对唐文化的摄取。

日本平安朝（794—1192）正是一个在大量摄取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日本本国文化得以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经历了大量吸纳和接收中国文化的“唐风文化”时期之后，在“唐风文化”的基础上日本进行消化与创新，从而逐渐形成日本本国文化，进入所谓“国风文化”时期。十世纪以后，日本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加强，在对外意识上往往表现出“日本中心主义”，但那也是对唐土的崇拜和景仰为前提的。可以说，整个日本平安朝，虽然各个时期其内涵表现有所不同，但唐土一直都是人们崇敬与憧憬的对象。

这种崇敬与憧憬，从表象上分析可以分成以下三种情况。

①『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小学館、2000年。

②本书中“唐土”均作为平安朝日本人所理解的“中国”之意使用，为免烦琐，以下文中不再一一注引号。

想象异域

十三世纪的文学评论《无名草子》把月、文、梦、泪、佛等作为世间值得称颂之事物。在“月”中这样描写道：

无论春夏或秋冬，但凡月明之夜，无趣之心也油然而生出趣味，不解风情之事也自然忘却。不知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没见过的高丽、唐土，全都成为遥思憧憬的对象，都是因为仰望这清澄的月亮啊。^①

月明之夜，思绪浮想联翩。过去、现在、将来的未知之事，高丽、唐土等未见之异国，都成为人们望月怀思憧憬的对象。

对绝大多数日本文人贵族来说，唐土都是从未去过更未见过的异国。人们对于遥远的异国，充满了各种想象。这其中，自然也有人试图克服艰难险阻，去往自己憧憬的唐土。日本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圆仁随承和年间的最后一次遣唐使入唐，从承和二年(835)朝廷开始着手组织遣唐使团开始到承和五年(838)七月终于抵达扬州府为止，其间三次渡海，饱经风险、备尝辛苦。另一位天台僧人成寻向朝廷申请入宋未得到许可，竟然铤而走险率七名弟子搭乘宋朝商船秘密出国渡宋。因怕人发现众僧人藏匿船中一室内，不敢发出声音，其间辛苦窘迫之状不可言尽。

圆仁和成寻都将他们在中国的耳闻目睹、亲身经历记录了下来，以“异域之眼”记录了最真实的唐土。

圆仁和成寻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毕竟是渡唐的成功者。心向唐土，但最终渡唐失败，不能如愿踏上唐土之地的也有人在。镰仓幕府第三代大将军源实朝一直相信自己的前生是中国医王山的寺院长老，一心想要参谒自己前生所居之处，于是命令建造大型船只，计划亲身渡唐。镰仓幕府的官方史书《吾妻镜》记载了相关史实，例如建保四年(1216)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记录为：

癸卯、晴、将军家为拜先生御住所医王山给、可令渡唐御之由依思食立、可修造唐船之由、仰宋人和卿、又扈从人被定六十余辈、朝光奉行之、相州奥州频以虽被谏申之、不能御许容、及造船沙汰云々。^②

① 樋口芳麻呂·久保木哲夫校注·訳『松浦宮物語・無名草子』、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館、1999年、pp. 181—182。

② 『校訂増補・吾妻鏡』、国書刊行会、1943年、p. 637。本书中所引用的日本汉文资料均改为简体汉字，以下同。

这一天，源实朝下定决心要渡唐拜谒前生住所医王山，并命宋人陈和卿负责修造渡唐之船。当时中国已进入南宋时期，但《吾妻镜》仍然记载是“渡唐”。到了第二年，据《吾妻镜》建保五年(1217)四月十七日记载，唐船造好后试航时却发生倾斜，无法入海远航，最终源实朝渡唐之志未能实现。

而源实朝的和歌老师藤原定家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结合自己丰富的汉学知识，再加上无限的想象，用笔描绘出了自己心中憧憬的唐土。虽然不能亲自渡唐，但定家运用知识(knowledge)与想象(imagine)在物语中建构了自己理想的唐土。

钟爱“唐物”

“唐物”为中国产或是经由中国进口的物品。憧憬大陆文明的平安贵族自然对渡海而来的“唐物”钟爱有加。

最初，日本朝廷享有“唐物”的优先购买权，唐商船到达之后，由藏人所派遣的“唐物使”替朝廷先行购买。但往往在官使还未到之前，贵族、富豪们就纷纷派遣使者到大宰府争相购买，为此，朝廷不得不屡次下令禁止私自以高价抢购。但限令实际上并不能起到限制“竞买”的作用，贵族富豪们的抢购风甚嚣尘上，禁令屡禁不止，形同虚设。后来，朝廷干脆取消了从藏人所派遣“唐物使”的做法，将所需物品的清单交给大宰府，由大宰府购买进献。

朝廷可以通过“唐物使”、大宰府等确保获得“唐物”的渠道。有权有势的贵族们也是各施其能，想尽办法获取心仪的“唐物”。例如，平安朝中期的摄政、作为三代天皇的外戚独揽大权的藤原道长就非常钟爱“唐物”，热衷收集各种“唐物”。他本人的日记《御堂关白记》及其他一些史料中记载了他通过各种渠道所获得的丰富的唐物。

藤原道长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唐人”(宋商)来朝后，大宰府的官员往往会派人先通报他，再由他上奏天皇。例如，据《御堂关白记》记载，长和元年(1012)九月二日，大宰大式平亲信派人来通报“唐人文裔”(即宋商周文裔)到达的消息，藤原道长便立刻上奏天皇。^①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平亲信又派人通告藤原道长说“唐人来着”，翌日，经众人商讨，决定此次不派“唐物使”，由大宰府进献，相关事宜则由藤原道长上奏天皇。^②

大宰府购买的“唐物”运送到京城后，皇帝亲自过目，其仪式被称之为

①《御堂関白記》中、大日本古記録、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陽明文庫編、岩波書店、1953年、p. 166。

② 同上书，p. 167。

“唐物御览”。天皇过目之后，会将部分物品赏赐给皇族及亲信、大臣等，藤原道长自然也可以由此获得各种赐品。例如，据《御堂关白记》记载，长和元年(1012)五月二十日，大宰大式奉上的“唐物”经三条天皇御览之后，藤原道长获赐“金物”，中宫则获得“琉璃灯炉”。^①长和二年(1013)二月二日大宰大式将宋商货物的解文送到藤原道长处，二月四日，道长奏上唐物解文，天皇“唐物御览”之后，藤原道长又获赐锦、绫、紺青以及丁子、麝香、甘松等香药。^②长和四年(1015)二月，大宰大监藤原藏规进献宋商周文裔所献的孔雀和鹅等珍禽，三条天皇“唐物御览”后赐给了藤原道长。《御堂关白记》记载说，藤原道长将孔雀养在自家，孔雀接连生蛋，但过了一百天却也没能孵化出来。^③

当然，大宰府官员也会直接进献“唐物”给他。《小右记》记载大宰权帅藤原隆家通过藤原道长向天皇进献种种香料、药品、唐锦、唐绫等，隆家还又进献给中宫和藤原道长槟榔、色革等物。^④《御堂关白记》长和五年(1016)十一月九日又记载藤原隆家托人送给道长香药。^⑤

不仅如此，藤原氏专权的全盛时期，就连宋商也会投其所好，直接赠送各种“唐物”给他。《御堂关白记》宽弘三年(1006)十月二十日记载：

二十日，己丑。参内。左仗着座。唐人令文持来所及之处之苏木、茶碗等。持来《五臣注文选》《文集》等。^⑥

据此记载，“唐人”(宋商)曾令文送给藤原道长“苏木、茶碗”以及《五臣注文选》和《白氏文集》两本书。藤原道长不仅喜爱贵重、珍奇的舶来品，更是中国书籍的爱好者。《御堂关白记》长和四年(1015)七月十五日又记载说：

又、唐僧常智、送《文集》一部。其回礼送貂裘一领。^⑦

“唐僧”(宋僧)常智送给他一部《白氏文集》，藤原道长也送了貂裘作为回礼。事实上，这一时期平安朝的大臣公卿，像藤原忠平、藤原实资等都与

①『御堂関白記』中、大日本古記録、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陽明文庫編、岩波書店、1953年、p. 156。

② 同上书，p. 200。

③『御堂関白記』下、大日本古記録、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陽明文庫編、岩波書店、1954年、p. 8、p. 23、長和四年四月十日、八月二十九日。

④『小右記』二、増補史料大成 別巻、臨川書店、1975年、p. 19、長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⑤『御堂関白記』下、大日本古記録、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陽明文庫編、岩波書店、1954年、p. 81。

⑥『御堂関白記』上、大日本古記録、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陽明文庫編、岩波書店、1952年、p. 196。

⑦『御堂関白記』下、大日本古記録、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陽明文庫編、岩波書店、1954年、p. 20。

宋商有直接交往,他们从宋商那里购得书籍和苏芳、茶碗、锦、绫等各种心仪的“唐物”。

藤原道长钟爱中国书籍,根据上面的记录,曾令文和常智各自送了他一本《白氏文集》,入宋僧寂照的弟子念救回国后也曾送给他一本摺本的《白氏文集》。^①曾令文除了《白氏文集》,还送了一本《五臣注文选》,这是《文选》的注释书。在此之前,宽弘元年(1004)十月三日,源乘方还曾送给他《文选集注》和《元白集》各一本,藤原道长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他的心情:“感悦无极。”^②

倾慕“汉诗文”

藤原道长对《白氏文集》等中国书籍的心仪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潮流,那就是对中国诗文的倾慕和热爱。

在日本,一般称中国的古典诗歌为“汉诗”,文章为“汉文”。日本人在学习中国的“汉诗文”的基础之上,也模仿着用汉字创作“汉诗文”。因此日语语境中的“汉诗文”通常将用汉字创作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汉文学”,其中既包括中国古典诗歌文章,也包括日本人用汉字创作的诗文。

平安朝初期嵯峨天皇(786—842)时代,“唐风文化”兴盛到了极点,对大唐文化的崇拜、称颂和赞美的时代潮流渗透朝廷上下,于是《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三部敕选汉诗文集应运而生。

嵯峨天皇去世后,仁明天皇(810—850)在位期间,白居易诗文传到日本,对日本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白诗的传入,日本现存最早的记载是承和五年(838)大宰少式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检出《元白诗集》,献给仁明天皇,因有功而获赐从五位上的一段记录。^③翌年,遣唐使又带回白居易的诗文集。承和十四年(847),入唐僧圆仁回国时也带回了《白家诗集》六卷。从此,白居易文学对日本汉文学、假名文学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①『御堂関白記』中、大日本古記録、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陽明文庫編、岩波書店、1953年、p. 243、長和二年(1013)九月十四日条。

②原文为:“乘方朝臣、『集注文選』並びに『元白集』を持ち来たる。感悦、極まり無し。是れ聞こえ有る書等なり。”『御堂関白記』上、大日本古記録、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陽明文庫編、岩波書店、1952年、p. 113、寛弘元年(1004)十月三日条。

③『日本文徳天皇実録』、国史大系第3卷、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集会編、吉川弘文館、1966年、p. 31、卷三。仁寿元年九月二十六日藤原岳守卒传載“五年为左少弁,辞以停耳不能听受。出为太宰少貳。因检校大唐人货物,适得元白诗笔奏上。帝甚耽悦,授从五位上”。

平安前期文人、著名汉诗人都良香(834—879)将对白居易的倾慕之心写进《白乐天赞》一诗:

有人于是,情寥虚深。拖紫垂白,右书左琴。
仰饮茶茗,傍依林竹。人间酒癖,天下诗淫。
龟儿养子,鹤老知音。治安禅病,发菩提心。
为白为黑,非古非今。集七十卷,尽是黄金。^①

诗中不仅勾画出平安朝文人们心目中热爱琴书茶酒、自由洒脱的白居易形象,还盛赞《白居易集》“集七十卷,尽是黄金”,反映了当时的日本人对白诗的倾慕。

白居易文学传入日本后,以空前的规模在日本流行,对日本文坛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在日本谈及汉诗文,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两部书。清少纳言在《枕草子》第一九三段《文》中说:“文,以《文集》为最。《文选》。博士所书写之奏启。”^②所谓“文”是指汉文书籍,清少纳言认为《白氏文集》是文中之最,甚至将其置于《文选》之前。

事实上,不仅是嵯峨天皇、小野篁、岛田忠臣、菅原道真等著名汉诗人的诗文作品深受白诗影响,平安期和歌也从白诗中获得了丰富的灵感,其表达方式、选材取材等都得到了革新和拓展。白诗的影响也不仅是在韵文世界,在《枕草子》《源氏物语》等平安朝散文文学中,也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如同严绍璁所指出的那样:

对日本中古时代的文学界来说,白居易文学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异国的文学珍品,供人鉴赏和研究,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楷模,供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仿效。^③

此后至少几百年间,日本的文学作品,包括汉诗、和歌、物语、歌论、愿文、唱导文、谣曲等各种文学形式中都渗透了白居易文学的痕迹。

平安朝著名汉诗人大江维时(888—963)生于文章道汉学之家大江家族,大江家族持续百年左右一直在宫廷开设《白氏文集》讲座,大江维时也曾给醍醐、村上两代天皇侍读。大江维时编纂的《千载佳句》是一本唐诗佳句

① 中村璋八·大塚雅司著『都氏文集全釈』、汲古書院、1988年、p. 32、卷三。

② 引自林文月译《枕草子》,洪范书店,2000年,p. 220。

③ 严绍璁《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p. 180。

选,收录1000多联佳句,其中白居易的诗有500多联,占全书的一半。然而如此熟知和深爱白诗的大江维时在其汉诗集《日观集》序言中却发出了“我朝遥寻汉家之谣咏,不事日域之文章”^①的感叹,这是作为有识之士对当时社会唐文化一边倒的风潮所进行的反思,是对本国文章兴盛的期待,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人们普遍热爱“汉家谣咏”的时代思潮。

二、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

平安朝物语文学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平安朝的物语文学,那么什么是“物语”呢?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盛行的一种文学类型,相当于古代的小说。

在日语里,“物语”这个词本身其实是一个合成词,中心词是“语”(讲述),“物”只是一个接头词。“物”这个词的意思就好像“物ごころ(物心,对事物朦朦胧胧开始理解)”“物おもい(物思,对事物左思右想而忧虑)”“物のあはれ(物哀,被事物触发产生的情趣和哀感)”等词语中的“物”一样,既是一种事物、对象,同时又是一个很抽象模糊的概念。

“物语”这一概念弹性很大,可以包含很多类型的文学样式,传奇物语、和歌物语、历史物语、说话文学等都称为“物语”。但是日本上代文献中《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记录的神话、传说,以及《日本灵异记》中的佛教传说等却并不被称为“物语”。进入平安朝,在上代丰富的口头传承的基础上,随着假名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假名文学,即“物语”。

物语文学在产生之初,就形成了两大体系。最早的物语作品《竹取物语》成书于九世纪后半期,作者在多种民间传承的基础上,又参考了中国书籍和佛经等,经过改编、润色和再创作,完成了一篇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品。因此,《竹取物语》又被称作“传奇物语”或“创作物语(作り物語)”。另一个体系是以和歌为中心,并配以短小散文的“和歌物语”。主要的作品有《伊势物语》《大和物语》《平中物语》等。

传奇性较强的“创作物语”和抒情性较强的“和歌物语”两个体系相互影响相互交错推进了物语的进一步发展。早期物语篇幅都比较短小,《竹取物

①《日观集》已散佚,其序收录于《朝野群载》卷一。『朝野群载』、国史大系第29卷、黑板勝美・国史大系編集会編、吉川弘文館、1966年、p.7。

语》是短篇,《伊势物语》等和歌物语也都是和歌小故事组成的短篇集。到了平安中期,才产生了第一部长篇物语《宇津保物语》。《宇津保物语》成书于十世纪末,共二十卷,是早于《源氏物语》的日本第一部长篇物语。这篇作品既继承了《竹取物语》的传奇色彩,和歌物语的抒情性,同时又极具写实性,增加了许多现实生活的内容,采用了现实的写作手法。

十一世纪初,在先行物语的基础上产生了物语文学中最气势恢宏、规模庞大的作品《源氏物语》。《源氏物语》不仅继承和融入了“创作物语”和“和歌物语”两个体系的特点和方法,还汲取了女性日记文学中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手法,可以说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被称之为物语文学的高峰。

《源氏物语》问世之后,平安时代后期的物语作品延续其风格,诞生了《夜半惊醒》《狭衣物语》等受其影响很深的作品。另外,也诞生了一些新题材的作品。例如,十一世纪中期的《滨松中纳言物语》和十二世纪后期的《松浦宫物语》,这两部作品都描写了主人公渡唐及其在唐生活的经历,被称之为“渡唐物语”。

此外,成书于十二世纪初的《今昔物语集》虽然也被称为“物语”,但其实属于“说话文学”,其中收录的故事被称为“说话”。所谓“说话”,包括神话、传说以及宗教故事、世俗故事和民间故事等,“说话文学”一般指像《今昔物语集》这样的由短小故事构成的短篇集。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成书的《唐物语》,严格说来已经是镰仓初期的作品了,但因其全书收录的都是中国故事,非常具有特色,因此也放入本书的考察范围。

以上所介绍的物语中,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源氏物语》《滨松中纳言物语》《松浦宫物语》《今昔物语集》《唐物语》等七部作品。

中国叙述

本书以平安朝物语文学为研究对象,使用“中国叙述”这一概念来表示物语文学作品中跟中国有关的描写和内容。具体说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层面是中国形象。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比较文学家卡雷及其学生基亚倡导研究他国形象,他们认为这是研究“人们所看到的外国”,并称之为“有前途的研究领域”。其后迪塞林克将 Imagologie(形象学)这一名称首次引入比

较文学,对比较文学形象学予以重新定位。1989年,法国学者巴柔进一步确定了形象学研究的内核在于对“他者”形象的定义,确立了当代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形象学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孟华提出了注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性,注重对“主体”的研究,注重文本的内部研究以及注重总体分析等形象学研究的基本理念,为这一研究方向在中国的推广提供了学术指向。^①

本研究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上述理论主张的一个具体实践。形象学研究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本研究关注的是日本古代平安朝文学中对“唐”形象的塑造和描述。在中日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仅有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②是运用形象学理论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至今还未看到有研究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国形象的著作。^③

第二个层面是中国元素。所谓中国元素,是指物语作品中关于音乐、绘画、服装、室内装饰等“唐文化”以及来自中国的舶来品“唐物”的描写。但是加引号的“唐文化”并非完全等同于中国文化,“唐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体系已经融入日本内部,是一种“内化”了的中国元素。

长久以来,《源氏物语》被看作是“国风文化”的瑰宝,因此其中关于“唐物”“唐文化”等方面的描写并没有受到关注。近年来,日本有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开辟出《源氏物语》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例如河添房江将《源氏物语》置于东亚语境之下,从“唐物”角度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可以说代表了学界的最新成果。^④但除此以外,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仍然很少,国内尚未见到。

本书致力于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几部相关作品中的“唐物”与“唐文化”元素进行梳理。由于日本平安朝是一个“唐”与“和”双重文化体系并存的时期,不仅是“唐物”“唐文化”等中国元素本身,通过研究“唐”与“和”各自不同的文化分工、性别学角度下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在东亚视阈之下,还关注了物语中的天竺、渤海、高丽等文化元素。

①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p.1—10。

② 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 另有吴光辉的《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是从中日关系史、社会文化学角度的研究。

④ 河添房江『源氏物語時空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源氏物語と東アジア世界』NHKブックス、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7年;河添房江『唐物の文化史—舶来品からみた日本』岩波新書1477、岩波書店、2014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书书稿完成之时,河添房江的另一本相关著作被翻译成了中文正式出版,这也是河添的研究首次被译成中文。丁国旗、丁依若译《光源氏が愛した王朝ブランド品 源氏風物集》,新星出版社,2015年。

第三个层面是中国题材。也就是研究平安朝文学对中国题材的撷取和利用。在日本古代文学中,中国题材不仅出现在汉诗、和歌等韵文领域,也广泛运用于物语、说话等散文领域。《今昔物语集》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大量而集中地从中国取材的日本古典作品,《唐物语》则是日本古代仅有的一部全部以中国为题材的短篇物语集。

关于《今昔物语集》和《唐物语》的“出典”,日本已经有大量丰富的研究^①,国内也有王晓平、王向远等学者的研究。^②本书这一层面的研究并非“出典”研究,也不是研究单向输入的影响研究。本研究更为关注平安朝文学的受容方法和中国故事作为母题在平安朝文学中的变异,关注《今昔物语集》和《唐物语》在先行和歌和文的受容基础上对中国故事进行再创作的方法,关注变异的过程和结果,并力图从文化语境中去解析其变异。

三、本书关注的问题及研究方法

以上对本书题目“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的各个概念进行了阐述,对各个层面的前人研究也进行了简单概述。在此进一步明确本书关注的问题和具体研究方法。本书关注的是日本平安朝文学中与中国有关的描写和叙述,试图以平安朝物语文学文本为研究材料,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中国元素和中国题材。结合平安朝贵族对唐土憧憬的表象,以及物语作品本身的内容和特点,本研究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的研究,以被称为“渡唐物语”的作品为研究材料,主要包括《宇津保物语》《滨松中纳言物语》《松浦宫物语》等。这类作品的特点是直接描写日本人渡海赴唐,描写了在唐土发生的故事。由于“渡唐物语”是以遣唐使、入宋僧侣等日本人渡海到中国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因此首先对平安朝日本人赴唐的历史进行梳理,探讨遣唐使、入宋僧侣等的“渡唐”经历以及他们眼中的真实的唐土,包括入唐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入宋僧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描写的在唐经历及其唐土观等。

在此基础上,研究《滨松中纳言物语》和《松浦宫物语》中作者参考绘画、

① 详见第三部论述。

② 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第七、八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王晓平《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向远《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